

# 纺车

叶家山老屋吊脚楼的阁楼  
 上，陈着一架木制手摇纺纱  
 车。一九五七年以前，无论  
 是酷暑还是寒冬的晚夜，它常  
 常呜呜地鸣响着，直到屋  
 场上鸡叫三遍。那个时候，皮  
 棉都是从洞庭湖区买来的。

一九五八年开始，纺车便  
 被束之高阁了。在烟熏火燎的  
 下，纺车变得硬僵，遍身  
 都被披上一层焦黑的尘壳。

一九六一年，纺车被搬到  
 岩泊渡完小。它是随着我们全  
 家人迁居到岩泊渡的。

当时，人们获得衣服的主  
 要途径，是到供销合作社扯  
 (买)布再去裁缝铺制作，没有  
 成衣可以供应。扯布除了要  
 钱，还得要布票。布票由国家  
 发放，由生产队或单位先造花  
 名册，经上面审核后，集体领  
 取分发到人。大人每人每年一  
 丈二尺，孩童们七尺，各年会  
 略有增减，基本可扯得衣一件  
 裤一条。春夏秋冬四季，磨擦  
 撕扯破损，一年一套衣服怎么  
 能遮身始终？何况凭一层薄布  
 又如何度过风雪凛冽的寒冬  
 腊月？那时，称(买)棉花不  
 需要交布票。岩泊渡是全县棉  
 花产区之一，于是，许多人家  
 开始自己动手，私织家机布，  
 也称土布。这个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的手工业，历经上  
 千年传统下来，又开始对当地  
 人的御寒之衣发挥重要作用。

一九六〇年冬母亲专程回叶  
 家山，从老家阁楼上取下纺车  
 ，大姑帮衬着一起送至龙潭湾  
 ，小姑接力，一路跋山涉水，  
 把它接到了岩泊渡。

制作家机布的基本工序不算  
 复杂。先是弹花，把去籽皮棉  
 弹得蓬松柔软。再是擀条，用  
 竹笠沾花擀实成手指粗细、七  
 八寸长的棉条。接下来纺纱，  
 手摇纺车车轮，带动套上锭针  
 (长尺余的铁制细签)把棉条抽  
 成纱。第四步是扒洗，把锭纱  
 上扒子(若干个锭上的纱连接在  
 一起)，团成纱把子，漂白洗  
 呢。第五步是织匹，将漂洗好  
 的纱把子送机匠处用梭机织成  
 布匹(每匹布大约宽一尺五寸，  
 长四丈)，并给布匹上浆(一般  
 用淀粉浆，如米汤等)，这样  
 布比较挺括。这就成了家机布。

夜深，也冷。昏暗的煤油灯  
 光下，纺车持续不断呜呜-呜  
 -呜-呜-呜-呜地响。银丝般  
 的细线从棉条端点抽出，越来  
 越长。突然，响声戛然而止，  
 车停下来，再反方向摇，长纱  
 便顺服地一圈圈绕在了锭子上。  
 就这样周而复始。劳累了一整  
 天的母亲，仍然夜以继日，孜  
 孜不倦地摇着纺车。一寸一寸  
 地纱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淌  
 ，似乎无尽无终。

纺车，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温  
 暖。

年逾七十的祖母常常来做母  
 亲的帮手。工作繁忙的父亲也  
 纺得一手好纱。我和二弟擀的  
 棉条也能用上派场，有时试着  
 纺一下纱，但纺出来的纱起珠  
 儿坨，粗细不匀，虽然也常有  
 进步，但质量还是过不了关。  
 总之，一家老少都在为家机布  
 出力。

这些工序中，最费力、最辛  
 苦的是浣纱。把背篓口堆起尖  
 的纱把子背下河，浸入水中，  
 然后，蘸上草木灰(含有碱分)  
 ，那时没有漂白粉，也没有洗  
 衣皂，用力反复捶打，直到把  
 纱洗清水为止，直到胳膊酸软  
 扬不起来为止。

我曾跟随母亲下河浣纱。

大河里寒风凛冽，水面腾漂  
 着一缕缕薄雾。手被冻得麻木  
 僵硬。母亲是学校的炊事员，  
 白天为近百人在食堂司厨做饭  
 、洗菜刷盆，长期劳作后的一  
 双手伤痕累累。尤其是冷天里  
 ，多处指头和关节都裂开了  
 皴口，绽出嫩肉，疼不堪言。  
 那时，买不来护肤品，也找不  
 来药物防治，只能硬生生忍受。  
 浣纱时，寒水加碱水，母亲的  
 伤处便渗出了鲜血。见此情  
 此景，我便要母亲停下休息。  
 母亲只笑笑，说，没有什么。  
 在母亲的眼神中看不出痛苦，  
 见到的，是她对获得的喜悦和  
 对即将收获的期望。浣完纱后  
 ，十岁的我心疼地抱起母亲的  
 双手，用嘴在伤处舔吮，母亲  
 动情地抚住我的头拥在胸前，  
 说，把布织出来了就给你们三  
 兄弟(翌年，老四又出生了)每  
 人缝一件新棉衣。我知道，这  
 是母亲维持全家人生活最重要  
 的目标之一。

有人说，浣纱的草木灰以桐  
 壳壳烧的灰最好。我就把这事  
 存在了心里。

三月初，开学季。师生报到  
 这天，一位身材瘦弱、面容清  
 爽、约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到学  
 校食堂，问母亲：老师，你收  
 不收菜？母亲笑着说：我是工  
 人，不是老师。你有菜卖吗？  
 那女人说：家里老有老南瓜。  
 我儿子也在这里读书，叫季再  
 兴。我一听，和我是一个班的  
 ，有点欢呼雀跃，感觉很亲  
 热。她也很亲切地看着我对母  
 亲说：你家相公长的好。两位  
 母亲又唠了一阵。临走时，她  
 对我说：我自家那边有好多桐  
 籽树，有桐壳灰，你去弄。

请示当校长的父亲同意后，  
 母亲带我去季家为食堂买菜。  
 星期天上午，过河顺慈庸公路  
 沿水而上，过篾子头村、失马  
 溪沟后，再往魏家界方向上坡  
 ，到了季再兴家。一路上全是  
 页岩砂子土，往上走三步，住  
 下滑两步，爬得气喘吁吁。屋  
 在半坡，木砖结构，一半盖瓦  
 一半茅草。但屋前后坡种满了  
 菜蔬果木。看得出，这是户  
 勤耕苦作的农家。

季家在这里是独姓，仅此一  
 户。

寒暄过后，季再兴的母亲从  
 藏柜的一堆老北瓜中择了一批  
 藤柄周围泛绿(味道甜而粉)的  
 大个头，嘱咐丈夫背着送到学  
 校去。此后，季家又陆续地往  
 学校送了好些次瓜果。最终结  
 账近十元人民币。这在当年可  
 是一笔大收入，老北瓜在岩市  
 的市价只有两三分钱一斤。不  
 但解决了两个孩子的学费(每  
 生每学期三元，其小儿子在失  
 马溪小学读书)，还可以补贴  
 家用。以后几年，季家的菜果  
 、柴禾都有了可靠的买家，家  
 境逐渐改观。夫妻二人感恩  
 戴德，逢人便夸学校的好。

那天我最满足的，是弄到一  
 大袋桐壳灰。

桐壳灰碱性重，浣纱效果好  
 ，洗出的纱又白又光，最主要  
 的是省力多费时少。我心疼我  
 的母亲。寒来暑往，几年中，  
 母亲利用休息时间，先后纺  
 出百余斤棉纱，织得家机布六  
 匹之多。全家人陆续缝制了  
 新的单衣、夹衣等。一九六四  
 年九月，我考取慈利一中，入  
 学时穿着母亲亲手纺纱缝制  
 的白衬衣，引得众多师生围观  
 称道。冬天里，家机布棉衣  
 棉裤贴身穿着，真的好暖，  
 好暖和。

# 歌声洒满大地

安宁

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  
 师，好像她会长生不老地活着  
 ，教完了我的父亲，又教我，  
 然后是我的子子孙孙。

于是一脸威严的孔老师，走  
 在村里的大街上，再威风凛  
 凛的人，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  
 ，向她鞠躬问好，又一而再再  
 而三地叮嘱，一定要严加管教  
 自家小子。父亲有没有挨过孔  
 老师的打我不知道，但他却坚  
 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姐弟三个  
 手软，一定是他哪儿做错了，  
 招孔老师不待见，连带地里割  
 麦子掰玉米的时候，也不让他  
 过去帮忙。

孔老师教了四十年书，从一  
 年级跟到五年级，再从五年  
 级陪到一年级，语文数学自然  
 课本倒背如流，吹拉弹唱也样  
 样在行。校园里倒挂在梧桐  
 树上的破钟，一见她走过来，  
 恨不能自动敲出上课下课的  
 铃声。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  
 城市很少再回故乡的金凤凰，  
 只要一提起孔老师，便觉得她  
 会瞬间穿越到面前，于是心里  
 自带了七分敬重三分惧怕，  
 声音都小了下去，好像时光  
 倒流，又重新回到倒背着小手  
 听孔老师讲课的小学时光。

每个周五，孔老师都会站在  
 花坛边上教我们唱歌，《学习  
 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  
 《南泥湾》《我的祖国》但凡  
 流行的，就没有她不会唱的。  
 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有  
 不容置疑的威武气势。

正是秋天，激越的歌声穿过  
 小小的花园，让一朵攀援在玉  
 米上的牵牛花，发出轻微的  
 颤抖。随即，歌声越过我们的  
 教室，飞过白色石灰涂抹的  
 低矮围墙，绕过大道两旁粗  
 壮挺拔的白杨，硕果累累的  
 苹果园，抵达正忙着掰玉米、  
 刨地瓜、摘花生的村民耳中。  
 人们于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农  
 活，走出田埂，涌进校园，穿  
 过操场，围拢到学生们周围，  
 拄着锄头笑嘻嘻地盯着孔老  
 师。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  
 公鸡嗷嗷一声撕破了空气，  
 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孔老  
 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  
 破锣嗓子立刻鸣蝉一样嘹  
 亮了。周围看热闹的家人们  
 也缩了一下身体，为自己刚才  
 的失礼感到羞愧。女人们甚至  
 正了正衣襟，理了理头发，  
 又恨自己衣着随便，满是尘  
 灰。男人要是有了燕尾服，这  
 会肯定钻进去，摇身一变让  
 自己体面起来。

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  
 一遍，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  
 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就  
 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  
 侧耳倾听。阳光洒满了大地，  
 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  
 裹，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安  
 静地隐匿在壳里，享受收割前  
 最后的温暖。

演唱終了，人们恍若梦中惊  
 醒，跟孔老师道声再见，神情  
 恍惚地走出校园。旗帜在昏  
 黄的半空发出啾啾啾寂寞的  
 声响。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  
 的夕阳，发出圣洁的光。

这时的我们，全然忘了教鞭  
 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  
 罚站的羞耻；尺子打在手心  
 钻心的疼，也化为一丝甜蜜的  
 哀愁。听到歌声的父母，这  
 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通体  
 舒畅，看庄稼觉得处处生  
 机，满目生辉，看孩子觉得  
 个个出息，大有可为。

于是我们唱完了歌，被孔老  
 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  
 课，心里都美滋滋的，知道回  
 家不会挨揍，父母都和颜悦  
 色，城里人洋气的拥抱亲吻  
 虽不会有，但一顿热气腾腾  
 的好饭是少不了的。父亲高  
 兴了，还会用尖椒蘸上酱味  
 嗦嗦吃上半个，再喝一盅县  
 城特曲，啃下半个煎饼，滋  
 啦啦嘴跟母亲聊下午的精彩  
 演出，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  
 ，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哪  
 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  
 亮，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  
 将来咱们村准得又出几个  
 状元。

我坐在教室里一边默写生字  
 ，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  
 景，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  
 笑。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  
 的孔老师，她的鬓角不知何时  
 又添了几根银发，也不知那  
 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沫落下来  
 染白的，还是被村里一茬又  
 一茬的兔崽子们气白的。

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她  
 会神仙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  
 里，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前程风水。所有人都这样认  
 为。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  
 的人，竟然也白了鬓角。我  
 抬头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  
 学生的孔老师，心里忽然涌  
 起一丝惆怅，仿佛站在秋天  
 的田垄上，看到收割后空空  
 荡荡的大地。



睡莲 李陶 摄

# 澧水啊澧水，张家界的母亲河

叶峰

午后，夏风轻拂  
 在澧水河畔  
 在飘香茶馆  
 任凭思绪，肆无忌惮地搅动  
 久已沉寂的心灵  
 想用个壮年的心境和情愫  
 书写曾经的火热青春  
 书写曾经的澎湃激情  
 用情呼唤，呼唤澧水河一个  
 青年湛蓝色的初恋  
 用心倾听，倾听澧水河一个  
 老船长甜蜜如蜜的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们都知  
 道那个青年的初恋，早已在  
 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古老的  
 珙桐树下安然入梦  
 其实，我明白，我们都明  
 白那个老船长的爱情，早已  
 在天子山石英砂岩峰林峡谷  
 的松涛中悄然沉寂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阳光，已然炙热  
 炙热使人们急不可待地穿上  
 五颜六色的夏装  
 短衣短裤，长裙短裙  
 已是这个初夏时节的全部流  
 行  
 茅岩河吹响了漂流冲浪的号  
 角  
 九天洞唱起了峰峦叠嶂的古  
 朴民歌  
 一路向东，一路奔流  
 夕阳下，天门山下河水两岸  
 炊烟袅袅  
 夜色中，五雷山里薄雾轻绕  
 蛙鸣狗吠  
 深夜里，《澧水渔歌》欢愉  
 倾诉叙着动人传说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天空，已然蔚蓝  
 蔚蓝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拿上  
 五彩斑斓的画笔  
 画黄石寨，画金鞭溪  
 画大庸城，画熊壁岩  
 还要画水绕四门，画十里画  
 廊  
 还要画南滩草场，画人潮浪  
 和有温泉的江垭  
 还想要画三官寺的大峡谷，  
 玻璃桥  
 还想要画高耸入云的崇山，  
 七星山和四十八寨  
 画出它们的青山绿水笑逐  
 颜开  
 画出它们的旖旎风光神韵  
 昂然  
 画出它们的湖光山色空蒙  
 雨奇  
 画出它们的星空辽阔无边  
 无际

澧水啊澧水，  
 张家界的母亲河  
 初夏的花朵，已然盛开  
 盛开在庭院，石榴花红似  
 火焰  
 盛开在路边，白玉兰香溢  
 人间  
 盛开在河堤，茅草絮白如  
 飘雪  
 盛开在原野，映山红红遍  
 山坡  
 啊，五月的澧水  
 到处都是迷人的绿意盎然，  
 一片生机勃勃  
 啊，五月的澧水  
 到处都是动人的美丽花朵，  
 齐声欢唱祖国

# 屈原

周铁钧

——  
 一声千年叹息  
 穿越时空回荡耳际  
 国破家亡、难平冤屈  
 一曲《离骚》  
 静了汨罗波语  
 几章《天问》  
 哑了玉筍鸿鹄  
 怎奈世事风诡云谲  
 淹没了多少志士的忠贞大  
 义

波涌涡旋的汨罗江水  
 流淌多少人间失意  
 龙舟难载精忠  
 米粽怎填饥腹  
 失意惆怅从来就没有终止  
 人生原本就是一种崎岖

如今，粽香飘出万户窗棂  
 鼓瑟齐鸣、龙舟竞技  
 唯汨罗长流、旧梦依稀

——  
 汨罗江吞噬了你的赤诚  
 舍身报国的忠魂激起波浪  
 涌进端午的雄黄酒酒  
 在江河龙舟竞技呐喊里重  
 生

一唱三叹的《九歌》  
 跌宕着浪漫的楚韵荆风  
 秉心为公的《天问》  
 穿越时空铸就永恒

上下求索的火花不熄  
 路漫漫其修远把昏然唤醒  
 艾叶、菖蒲、黄酒、米粽

铭刻着你的忠贞、你的姓名

# 有树荫的夏天

徐晨

当 树荫 两个字从嘴里轻念  
 出来，炎炎夏日，便似有微凉  
 的风，从肌肤上滑过；有清  
 澈的泉，从心尖上流过。树  
 荫，无疑是夏日里除了空调  
 房之外最具魅力的所在。

上班下班的路上，有树荫的  
 地方，人总是往树荫下走。卖  
 西瓜、凉粉的小摊小贩，喜  
 欢把摊子摆在树荫下 这里坐  
 下来凉快，顾客也愿意借着吃  
 西瓜喝凉粉的工夫在树荫下  
 歇歇。

闲着没事的老人，一手拎着  
 只矮凳子，一手摇着把大蒲扇  
 ，不约而同就走到了院子里的  
 树荫下，或捉对下棋，或家  
 长里短地闲聊 上了年纪的人  
 怕吹空调，他们更喜欢树荫  
 下那种自然的凉，柔和、安  
 定、闲适。绿树阴浓夏日长。  
 夏天，气温在蹭蹭地长，树  
 荫也蹭蹭地长。绿树浓荫，  
 盖住了树枝，盖住了鸟巢，  
 盖住了房顶，盖住了蜿蜒的  
 公路，盖住了绵延的山梁 整个  
 世界，仿佛都被浓绿的树荫  
 盖住了。树上的绿，浓到了  
 极致；树下的荫，大到了极  
 致。又浓又大的树荫，仿佛  
 是大自然赐给夏天的恩赏。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古人没有电扇空调，炎炎夏  
 日，到什么地方避一避暑热  
 ？还是光着身子往树林里钻  
 吧！

有实力的人家，院大宅深。  
 别院深深夏簾清，石榴开遍  
 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  
 梦觉流莺时一声。 午饭过后，  
 找一个树荫浓密的小轩，铺  
 一领清凉爽快的竹席，美美  
 地睡一个午觉，醒来时只有  
 黄莺不时叫唤。古代有钱人  
 的生活，简直比现代人还安  
 逸！

想起小时候在乡下，三伏天  
 在树荫下纳凉的情景。午饭  
 过后，太阳正辣，地面被晒  
 得烫脚，没有人敢下地干活。  
 大黄狗趴在廊檐下，吐出长  
 长的舌头；芦花大公鸡带着  
 妻妾，躲进屋后的竹林；大  
 人小孩，这时候都会找一处  
 阴凉通风的地方，睡一个长  
 长的午觉。母亲喜欢把竹床  
 摆在后门口午睡，小花猫像  
 个跟屁虫躺在竹床边。父亲  
 将凉席铺在堂屋中间，说：过  
 堂风 吹着凉快，让我到他  
 身边去睡。我才不当 跟屁虫  
 呢！一个人悄悄溜到门前的  
 荷塘里泡一个澡，洗掉身上的  
 臭汗，顺手捞一些水草铺在  
 荷塘边的柳荫下，再摘几片  
 荷叶盖在水草上，懒懒地往  
 上面一躺，既柔软又清凉，  
 简直太舒服了！ 一枕荷香  
 睡昼浓，数声蝉鸣伴熏风。  
 蝉儿的叫声从浓密的树叶间  
 流淌下来，像一支温柔的催  
 眠曲。小南风悠悠地吹来，  
 带着清凉的水汽和淡淡的荷  
 香。午后的树荫下，一切是  
 这样的美好，我不知不觉就  
 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如今住进了城里，电扇空调  
 虽然可以抵挡一下盛夏的暑  
 热，但我更喜欢寻一片树荫，  
 读一卷书，听两声鸟鸣，或  
 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就那么  
 眯缝着眼睛，在树荫下懒懒  
 地打一个盹儿，把城市的喧  
 嚣和生活的烦恼统统抛在脑  
 后，让心情在树荫下，清澈  
 如水。

夏日炎炎，但因为有了树  
 荫，日子便变得闲适、安  
 详。幸好，我们城市化进程  
 中注重了绿化，树荫已不再  
 是乡村的专属，小区、街道、  
 公园，无论走到哪里，都能  
 邂逅一片树荫。

有树荫的夏天，真好！